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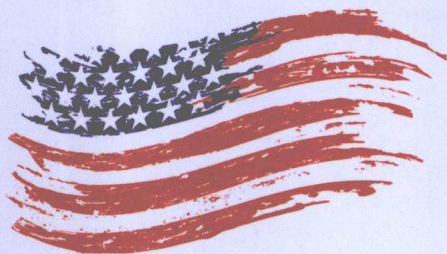


新军事理论丛书

WORST ENEMY!

顽敌

阻力重重的美军转型



[美] 约翰·阿尔奎拉 著

董浩云 李建涛 王一川 译

解放军出版社

WORST ENEMY:

The Relucta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Worst Enemy by John Arquilla

顽敌

阻力重重的美军转型

[美] 约翰·阿尔奎拉 著
董浩云 李建涛 王一川 译

WORST ENEMY:

The Relucta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Worst Enemy by John Ar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顽敌：阻力重重的美军转型/【美】阿尔奎拉著；董浩云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65-6526-4

I. ①顽… II. ①阿… ②董… III. ①军事战略—研究—美国 IV. ①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7217 号

军图字：2012-227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书 名：顽敌——阻力重重的美军转型

作 者：【美】约翰·阿尔奎拉

责任编辑：郭 莹

封面设计：李 戎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 话：66531659（发行部） 66518351（编辑部）

E-mail: enyacco@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1/16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5-6526-4

定 价：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个中道理在250年之前就已明晰，可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时间来解决？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旧有传统……僵化、蛊惑了人的思想，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人过于懒惰，未能从本质上把握时局，发展出符合实际的真正的作战理论。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1890年

不是将领无能，而是任务要求太高。幻想破灭的民众通常认为，将领们的束手无策并非天生愚笨，而应归结为科学的发展，因为它颠覆了这些人的知识基础。他们就像地震中不愿离开陋舍的人。但是，若要脱离险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陋舍到空地上去。也就是说，要持完全客观的态度，从最开阔的视角来考察问题。但是，军事教育和训练恰恰最不重视科学思维习惯的培养。

——B·H·利德尔·哈特，《武装起来的欧洲》，1937年

今天要说的一个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甚至严重威胁的敌人……它扼杀自由思想，泯灭新观念……这个敌人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体制。我指的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而是办事程序；不是文职人员，而是体制本身；更不是全军将士，而是我们向他们过分强调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演讲

2001年9月10日

译 序

《顽敌：阻力重重的美军转型》一书由美国伊万·迪伊出版公司于2008年出版。作者约翰·阿尔奎拉系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是著名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曾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顾问并参与重大国防问题的研究论证。

作者在书中深刻反思了深陷“反恐战争”泥沼的美军在改革与建设方面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作者指出，尽管美国防开支近年来不断攀升，但美军依然存在基本职能任务定位不准确、应对非传统威胁能力不足、部队编制装备及作战理论与现实作战需要脱节等诸多问题。

作者认为，针对美军建设中暴露出的上述问题，针对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大力推进军事转型的新形势，美军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转型，调整军队职能和国防政策，改革部队编制、装备和作战理论，发展小型、灵活的军事力量，全面提高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而美政府及军方高层部分官员思想僵

化，墨守成规，抵制变革，成为影响美军顺利转型的主要障碍。美若成功实现军事转型，必须首先战胜内部抵制改革的传统保守势力这一“顽敌”。

该书对于了解当前美国军事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 者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稳定、变革与战争艺术	(5)
第二章 美国陆军的过去与未来	(27)
第三章 海上作战和海上对陆作战	(50)
第四章 信息时代的空中力量	(72)
第五章 关于非致命武器的思考	(94)
第六章 影响力作战的兴起	(113)
第七章 新研究课题：“网络化战争常识”	(132)
第八章 社会变革与武装力量	(153)
第九章 美军是否欢迎变革？	(174)

绪 论

数年来，美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接近世界上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这一趋势至今未有缓解的迹象。经历了过去数年的战争，美国民众只能无奈地接受如下事实：一种以恐怖为特征的新型冲突已然出现，并且将无限期持续下去。美国民众现在不仅要面对巨额财政负担，更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似乎莫过于“要赢得反恐战争和未来冲突，我们需要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以及“如何运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本书为此提供了一些答案。

在军政界，早已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普通民众也对此愈加关注。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很难回答上述问题。此外，这些问题还在美国防务界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甚至有伤和气的辩论。一场关于作战理论的“思想论战”就此展开。大部分高级将领、高层文职官员以及很多中级军官都属传统派。在这场辩论中，他们的观点是，现有武器系统、编制体制和作战条令仍有很多可取之处，这也恰好巩固了他们在军事变革问题上的思想：美军务必以最谨慎的态度，深思熟虑，循序渐进地推行变革，从而降低风险，防止再

次爆发与过去类似的常规战争。但是，传统派也确实承认，美国有必要提高应对恐怖网络、叛乱分子等非常规威胁的能力，因此他们呼吁应更加重视建设打击这些敌人所需的特种部队和（可能是秘密的）补充力量。

在这场“有关战争的论战”中，与传统派相对的另一方则认为，美军有必要实施重大军事变革，仅仅依靠渐进式的变革将无法应对十年来出现的各种挑战。他们希望美军实现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推崇的“军事转型”，发展出一系列新的、能给军事领域带来急剧变革的利器和手段。目前，美武装力量由数量较少的重型装甲师、航母战斗群和战机联队组成。“军事转型”的支持者就是要改变现有军队编制，在大幅增加海陆空作战单位数量的同时，大幅缩减各作战单位的规模。虽然赞同实施这一重大变革的人仅占少数，但他们遍布防务分析文职岗位和军队各级单位，影响力不容小觑。

作为“军事转型的推动者”，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失败了。传统派趁机落井下石，在拉姆斯菲尔德被撤职后，千方百计抵制有关军事转型的讨论，最好的例证是：他们大肆批评美军因组织计划不力而在伊拉克遭遇惨败，借此鼓吹原有军事方针，嘲讽那些主张实施重大变革的人。很多传统派巧妙而又不失诚恳地批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投入的“地面部队太少”。这种得到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普遍认同的观点很可能是军事变革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本书中，读者将发现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复杂人物。他在与军事创新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正确决策，但却在入侵伊拉克和组织实施军事行动上犯了悲剧性的错误。尤其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拉姆斯菲尔德大力倡导灵活多变的网络化野外作战，但他居然迫于军方官僚势力的压力，同意实施“震慑”式轰炸行动，

并沿袭传统战法，集结大批装甲部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①发动猛攻。

除了要探讨军事变革背后的各种问题、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深层次原因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之外，作者撰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美国已经模糊或混淆了 21 世纪战争构想。在最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优势兵力的军事观，即所谓的“鲍威尔主义”，似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因为这注定会耗资惊人、附带损伤大量无辜民众，并刺激全世界的仇美情绪。

而就较具体的战略思想而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美国陆军沿袭着臃肿的、限制自身发展的编制体制，令其自身受制于（也有人用“落败于”的字眼）仅有几千人的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海军的作战理念更是出人意料：想让舰队在敌国近海作战。但事实是，我们的战舰并非坚不可摧，况且潜在的敌人正在装备高性能反舰导弹、鱼雷和“智能”水雷。空军则仍然固守战略轰炸作战原则，而从一个世纪前空中力量诞生之日起，这一战法便收效甚微。海军陆战队也几乎完全放弃了其支援海上军事行动的传统。特种作战司令部规模急剧扩大，机构庞杂，似乎有发展为一个新的常规兵种的趋势。简言之，我们似乎已经变成了自己的顽敌。

从当初就任国防部长开始，拉姆斯菲尔德便对这些充满矛盾的发展动向了如指掌。虽然他锐意改革，并且在 6 年任期内得到了总统的大力支持，可仍然壮志未酬。一方面，这说明对军事变革持积极态度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意志坚定的国防部长也不过是庞大国防机器上的小齿轮；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本应该实施的军事变革未能如愿，这表明军队对变革的抗拒是根深蒂固的。在这方面，美国武装力量的现任领导仍然遵循前人做法，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

① 今伊拉克地区。若无特别说明，所有脚注均为译注。

的前任和别国军事领袖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背景，但却都担心变革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可他们很少意识到，有时故步自封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事实上，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史实证明，因循守旧只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在如今这个冲突四起的时代，我们又一次以过时的传统军事手段对付已经联络起来的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而且还在继续用国防拨款建造和购买那些越来越不符合未来战争需求的武器系统。这导致我们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庞大的常规部队在艰难地应付神出鬼没的恐怖主义网络；另一方面，作为潜在对手的那些国家却在发展全新的作战理论，并加大了对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发投入，以跨越式地超越我们。我们现在的军队不但“鲸吞”国防开支，而且愈发落后，要依靠他们在未来冲突中打击恐怖主义网络或与其他国家抗衡将注定失败，除非我们勇于面对国防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重新展开相关讨论。

第一章 稳定、变革与战争艺术

在对武装冲突的众多理解中，有一种是将其看作“时光之门”。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领略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古老兵法，同时也能对以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观为特点的新战术、新战略和新军事理论有所了解。对那些能在“时间旅行”中增强能力的人来说，回报将是丰厚的，因为他们能由此随机应变，决定是否或何时施行重大变革；而那些没有利用这种方式深入研究军事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人却会沿用过时的、带有危险性的战术，可悲地忽视具有革新意义的战法，从而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乔治·W·布什总统随即宣布发动“反恐战争”。这是历史上发生在国家与恐怖主义网络之间的首次持久战争。此次冲突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战争艺术的过去与未来，堪称一个完美的范例。引发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基本保留着二战编制的美军仍具备强大的火力，但却在定位、打击以协同和分散方式发动袭击的小股恐怖分子方面遇到极大困难。这些恐怖组织在“9·11”事件之后日益发展壮大。这是一场固守传统的国

家与不断创新的恐怖网络组织在作战方式上进行的全球较量，而冲突的过去与未来都已昭然若揭。

在以往数年之中，恐怖和叛乱分子在阿富汗、伊拉克或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预示：网络化战争（简称“网络战”）这一概念雏形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我们初步了解了这种冲突的未来形态。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行动仍然停留在抱残守缺的状态，过于墨守成规，响应迟缓、机构庞杂，创新能力也乏善可陈。几次引人注目的战例表明，我们至少对未来战争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包括：2001年末，数百名美军突击队员在阿富汗发动的网络化攻击行动；美军、代理人部队及其他盟友在某些地区实施的小规模秘密行动，例如2005年在撒哈拉沙漠一举歼灭阿尔·帕拉^①恐怖组织。然而，这样的例子屈指可数。这证明，我们（包括其他很多先进国家）的眼光仍然完全停留在过去，而美国至少从19世纪中叶起便是如此。

在战争理论的过去和未来问题上，众说纷纭。各派理论常常在战场上二分高下。南北战争（1861~1865年）导致60多万士兵阵亡，堪称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战争。交战双方都坚持采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使用的“拿破仑式”战术，即在“决战时刻”和正面进攻中集结重兵。虽然南军和北军将领都很清楚，步枪射程和杀伤力的提升很可能导致部队伤亡惨重，但他们却一再命令部队发起愚蠢的正面攻势，其中尤以“皮克特冲锋”^②最具代表性。战事最激烈时，各拥数十万兵力的两支军队本可以利用铁路和电报，有条不紊地在面积大若欧洲的战区内实施大规模机动，可他们却都坚持向某一或某几个地点大量集结。当新的武器、交通方式和信息系统

① 阿尔及利亚“萨拉夫宣教和战斗组织”的头目。

② 1.25万名联邦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冲出工事，直接向1200米外的联邦军阵地发动大规模突击，结果造成前者近1/3士兵阵亡。

出现后，新的作战方式也呼之欲出，只是当时的南北双方似乎均未能察觉到这些变化，更别说纳为己用了。在此后的至少半个世纪中，情况也大抵如此。

美国和其他国家几乎都未能从这场内战中吸取战略上的教训。拿破仑虽然早已过世，但他的军事思想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主导着一切。在这场冲突中，上个世纪流行的对各场战役进行精心布阵的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参战国的作战计划制定，促使他们集结大批步兵发动密集进攻。但后来，这种长期受到青睐的作战方式恰恰遭遇了正在发展成熟的机枪、迫击炮和高爆野战火炮等新式作战武器，它们比步枪更具杀伤力，给那些固守传统作战方式的部队带来惨重伤亡。由于未能在大变革的趋势中创新战法，数百万人为此丧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坦克、飞机、无线电和疏开作战队形等仍处于发展初期的装备和编队阵形，预示了20多年后轴心国阴谋统治全球时将发生的一切。虽然正在进行的冲突很难在短时间内分出胜负，但是我们仍然能对接下来的战争作出相当清晰的预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善于创新的法西斯军队用坦克、飞机和新型机械化部队进攻击碎了被奉为军事作战圭臬的机枪和野战火炮密集火力作战方式。被那些自认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丰富经验的人寄予厚望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轻易绕过，甚至有几处还被德军强行攻破。30年前，强力杀伤武器使我们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又被逐步成熟的现代机动作战方式所颠覆。

二战中，德国科学家发明的喷气式战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首次登场，这又更进一步地为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未来面貌。但是，好高骛远同样非常危险，因为这些刚刚问世的武器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所说，德军以放弃增加坦克和螺旋桨飞机数量为代价，过于倚重制造这些“神奇武器”，是意图

用“20世纪50年代的武器”赢得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美军没有犯这种错误。虽然通过“曼哈顿计划”（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反对核战略的代表性人物）成功获得了核武器，但美国仍然全力大量制造坦克、飞机、舰船和火炮。

二战结束后，美军领导人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足以发动各种类型、各种强度战争的武器和战法。坦克、喷气式飞机、导弹、航母、原子弹，以及能顺畅指挥和控制这些武器的通信系统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个神话很快就被朝鲜战争（1950~1953年）击碎。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国家军队（包括执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中国军队）抓住了未来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而立于不败。这个关键因素是：实施非常规集群战术，以不计其数的小股部队压制美军地面部队。事实似乎再次证明，即使一方从刚结束的战争中得到了最有益的经验教训，但只要对手能稍微使用某些超前的战法，战争仍然胜负难分。朝鲜战争以军事对峙和停火结束，这一局面持续至今。

朝鲜战争的败局似乎并未使美国的军事将领感到担忧。在过去50年美国参与的各场冲突中，美军各代将领一直认为，为应对法西斯威胁和在冷战期间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发展出的现代机械化作战范式仍然是最切合实际的选择。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军会在越南战争（1965~1972年）的大部分阶段中沿袭最传统的作战方式。当时，美陆军上将威廉·威斯特莫兰提出了一个基本战略公式，即“机动+火力=杀伤力”。

越战失败十年之后，美军在介入黎巴嫩内战时再次失利。1983年，驻黎美海军陆战队兵营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不但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而且还预示着自杀式恐怖袭击活动将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又过了十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与敌方非正规部队展开的激战中失利。结果，事与愿违，美军被迫撤

离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时光飞逝，在十年之后的2003年，美军又在伊拉克实施了现代化机动作战和“震慑”式空袭行动，但结果同样令人沮丧。面对组织松散、基本上各自为战的叛乱分子，美军使用的常规战术收效甚微。老旧的战法碰到了一个新型编制概念——作战网络。虽然该作战网络仍处于萌芽状态，但却已经展示出了极大的威力。

从二战至今，美军仅以20世纪40年代的作战方式取得过寥寥几次胜利。如果不论上文所说的失利，美军对格林纳达（1983年）和巴拿马（1989年）的小规模干预，以及规模较大的“沙漠风暴”行动（1991年）都堪称成功之作。但在格林纳达，与美军大部队交手的只是数百名手握武器的古巴“建筑工人”；在巴拿马，曼纽尔·诺列加领导的“尊严营”更是势单力薄，而且常年驻防当地的美军事基地也为美军作战提供了诸多便利；至于“沙漠风暴”行动的胜利，是来自多达30多个国家的多国联军部队在完全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把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逐出了科威特。在过去的60年中，引人瞩目的胜利仅有一次，那就是2001年年底美军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作战。当时，美军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战法，这使我们对如何打赢未来战争有了初步但真切的认识。

对1945年以来美军所有战例的理性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美军虽然一直在人力和器械资源方面占据极大优势，但却对新出现的作战趋势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地沿袭曾经奏效的做法。美军未能领悟到一点：其迄今为止长达半个世纪的痛苦经历其实都源于不愿（或不能）对未来冲突作认真的思考。

仅批评美国的军事领导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无数历代将领都曾踌躇于大幅度调整部队装备或改变作战理论。战争是最危险的人类活动，而且重要程度堪比国家或世界体系的存亡。商业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生产线上创新，其他非军事组织也可以锐意创新，但军

事组织不可如此行事。“冒险”并不可取，更不该有以得偿失的想法。

可是，如果不能创新求变，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成功转型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风险和灾难性的后果。长久以来，军事领域都存在这种内在压力。一些战略家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找到了平衡，但更多的人还是半途而废。面对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两难问题，追根溯源和了解各国军队曾如何成功应对这一难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军为应对未来战争所作出的努力，但这一过程却时常像“在隔着一面模糊不清的玻璃”^①看世界。在眺望未来之前，我们要先回头审视过去的战例，因为我们至少能对它们有清楚的认识。

* * *

所谓的专业军事组织最早出现于数千年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那时起，军队就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其主要任务就是确保生活所需。对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来说，军队的职责是确保水和食物来源的安全；而在更为先进的现代社会中，其职责是要确保物资分配和维护国家的自治权。无论因何而生，军队就是因连绵不断的战火而一直存在。这是威尔·杜兰特^②和阿里尔·杜兰特通过对文明的深入研究，在40年前发现的一条重要真理。他们写道：“在过去的3421个有历史记载的岁月里，仅有268个年头没有发生过战争。”在最近的40年中，年年都有战乱，而展望未来，战争似乎仍将继续。

走过历史上那些血雨腥风的漫长岁月，步入战火纷飞的当今世

① 出自《圣经·新约》之《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

② 1885~1981，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历时4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长达11卷的《世界文明史》，1968年他同妻子阿里尔·杜兰特共同获得普利策奖。